

曹世華校友曾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癌細胞研究及講學工作。期間他領導哈佛醫學院內一所實驗室，深深體會美國學術界和商界之間的遊戲規則。



曹世華在中大讀書時的年青樣貌（左），歷久不衰

---

## 曹世華的哈佛歲月

---

曹世華在哈佛的日子，叫他又愛又恨。愛是那況不可比擬的學術環境；恨是在這況要自力更生，一分一毫都要靠自己，不管你面皮是厚是薄。

### 愛恨交纏

哈佛醫學院的圖書館，號稱已出版的醫科書籍刊物都可以在這況找到；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和講座每天都在舉行。曹世華說，這就是哈佛特別之處。大學不會對學者特別照顧，你有錢就可以留下來繼續研究工作；過來人都說：It's a good place to come from。哈佛的競爭太激烈，互為鄰里的實驗室人員可以互不瞅睬，大家在同一期同一本學術刊物上，就同一題目，發表不同的研究結果。

哈佛雲集了世界的精英，遇有問題，撥一通電話便可找到最合適的人請教。曹說：「我回港後有時去美國開會，好似大鄉里，研究進度遲了人家半年。」

### 為求贊助 拋頭露面

雖然香港的學術界較少受到社會重視，但論工作環境，卻想不到原來可以用「奢侈」來形容。因為哈佛、波士頓和麻省理工等學府，慕名而來者實在太多，且不少是有備（贊助研究經費）而來，動輒一百數十萬美元的研究經費，都要學者自行籌措。

上述情況，曹世華亦不能倖免。頭兩年他是研究員（Research Fellow），大學每年給他發薪水，加上本身積蓄，生活還過得去。但到了第三年，獲哈佛正式聘任為職員（Instructor），反而要開始為錢傷腦筋，唯一方法，就是靠外界的贊助。

曹世華回憶說，初時要拋頭露面，不願也不慣，但後來當上實驗室主任，「成班人睇你開飯」，便沒有選擇。「老闆跟你說，某某有錢明星來參觀，便叫我出來做場Show。」

### 經費上繳 大學水漲船高

自己萬般不願意，厚著臉皮找回來的贊助經費，原來也不是全部用於自己的研究經費和薪金，還要按某個百分比「上繳」大學。哈佛名氣太大，老實不客氣，算盡燈油火蠟，收個十足十，分你一半；你本事愈大，哈佛也水漲船高。

這種商業運作，正如曹世華所說，好處是有一套既定模式，只要你肯跟著走，便可以留下來。不過哈佛任期每三年屆滿，到時還要面臨失業威脅，可以說沒啥保障。最大問題是「應酬」愈來愈多，不合自己脾性，曹世華便回港工作。



曹世華當年在哈佛擔任實驗室主管與工作人員合攝

### 「博士後」人材不可少

論學習精神，哈佛有很多值得香港大學生借鑑的地方，例如哈佛學生很喜歡暑假去實驗室工作。「學生會打電話告訴你一星期有多少個晚上可以來做實驗，而且分文不收。在香港，怎會有醫生走來說：我可以跟你做實驗嗎？」

曹校友進一步指出，香港在學術研究方面，就是缺乏了一批「博士後」的人材。曹氏在1990-93年間出任哈佛醫學院屬下一所婦產腫瘤科實驗室主任時，跟隨他做研究的，就有兩位是取得博士學位的。

「一些具規模的實驗室主管，在學術會議上聽到你的研究報告，會議結束時便可以根據你的題目提交他的研究報告，全因為有一批博士後研究人員在幕後工作。」

過去兩年的暑假，曹世華都帶一位學生去哈佛的實驗室見識。「那兒設備齊全，甚麼都是現成的，根本毋須自己花時間去重新鑽研。學生把技術帶回來，那邊又可以有人免費做實驗室助理，彼此都有好處。」

### 致力研究華人癌症

對於學術研究商業化，曹校友坦言是覺得反感的。他指出，大學的學術應具領導地位；若果只為了商品發展，便會阻礙學術的進步。

「商業化……不是沒用，例如皮膚細胞培養技術，可以幫到病人。但研究只為了如何令細胞培養更美，卻不是我的興趣。我的興趣是為甚麼細胞會變成cancer」。

曹世華現時集中研究亞洲人癌症的遺傳性，特別是香港很普遍的鼻煙癌、肝癌和食道癌。

他說：「中國人的癌症，由中國人來研究。」

曹世華簡歷	
1979	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 (新亞生物系)
1982	倫敦大學醫學博士
1982-89	中文大學解剖學系講師
1989-92	哈佛醫學院Brigham & Women's Hospital婦產腫瘤科講師，於90-93年間任婦產腫瘤實驗室主任
1992-95	哈佛醫學院婦產及生殖生物學系助理教授
1993	返港任香港大學解剖學系高級講師至今